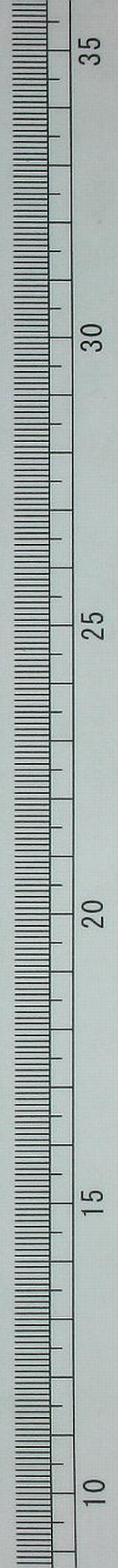


在津紀事

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30
2





春水遺稿別錄卷二

つた文庫

高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在津紀事下

余移僑居于江戸港時三月望後因號春水南軒

余僑居半架水無庭砌架舩版方二丈許偏厠之際

有一二尺地植藤向陽繁衍著花最早點茶家識

之多來乞者剪裁不吝隨需與之西村某盆栽海

棠遺余每春著花甚繁伊丹某遺絲石數斗敷之

舩版上使裝點相稱肥後敷土厚名慈號孤山來

訪有海棠花下挑銀燭不識春宵數刻過之句自餘藤與海棠入詩甚多

士厚嗜詩務論聲律誦僧大潮唐音說以鼓其說竹山掉頭議其謬因舉唐詩無數引據的確士厚嘆服士厚蓋未知其有律兆之著也伊太素質稱伊形庄助

亦肥後人善詩遇人輒說古韻其說奇甚履軒舉古書成句以折其說大素亦未知其有古韻之著也

江村君錫名綬號北海稱傳左衛門著日本詩選人人爭求見收湖人建達夫其故人也君錫乃寄書徵詩達夫附

詩稿數卷曰毋以故舊為也子誠封還此稿曰無一可收矣則吾知子之選之為選也君錫為余語之稱其言不凡達夫名孝銑稱小龜寬吾日野侯臣

平紀宗名義綱稱平井齋次棄官歸湖村後住逢坂其居靠山關園廣袤數十畝其師建達夫命名幽暢紀宗分其大小景勝十數余為之記請同社分詠之京畿諸名士亦各有寄題

紀宗時自湖上來十數日寓余及子琴伯鳳詩酒留連脩其舊好也

1830-2

紀宗容止音吐猶有宦途氣習而韻趣藹然江村翁
開壽筵於圓山文士畢至紀宗亦在焉會散吾社
一隊聯步而歸紀宗曰京人爲詩塗抹狼藉不似
吾社腹稿今日某生在吾傍擲管沈吟吾偷視之
初書一春字頃焉乃書風字是春風二字且兩次
作之也一行蹶然

紀宗以余爲知己托其遺稿因抄錄授其弟稱清左衛門住
江州平井村乃併余園記上梓曰滄池詩抄遺余
數部余寄諸嚴島文庫及佛通寺以擬名山藏
紀宗內兄弟井上某伊織仕一顯侯威焰無比人人賞

緣納款紀宗絕交不通書信人以為愚紀宗不顧
也後侯黜免某亦見斥人始稱紀宗先見
有士人托余寫一書余會書生數人既竣其人謝以
紗縠三段余直齋詣士德請以換金士德曰盍留
一段以為外套余曰余舊有一套不須副也所以
換金將買書也士德乃命管家權其價得金若干
遂携一生省上京投告松潤甫脩稱儀一郎僑居
潤甫亦周旋得購朱子語類大學衍義補二部腰
纏有數不得如意語類有朱旋塗し衍義補較見
行本差小殘敗殊甚

余爲鳴門書春靄居士碑鳴門來謝會書賈菊宗至
開其包袱有言文品外錄鳴門取而閱之乃舉全
帙置之余前曰聊爲潤筆余時廿二三歲自謂乳
臭兒受之極爲過當乃辭之鳴門曰子第讀之置
而去後數旬夜携往返之又曰已贈子矣寓諸我
庫時來取可也鳴門已沒不知其書安在今猶記
其內一二名文僅約錢神論之類爾時余徒知吾筆之不
足潤而不知故人資吾學也可受不受誠爲可悔
有鴻池菟道者以風流知名嘗傾家產更新開酒肆
其酒本係伊丹釀名曰山井菟道更名男山用其

故里名云男山大售釀主遂欲運諸江戶海運之
酒每桶以藁席包之烙印名號於包上菟道請諸
善書者十餘家余一日過鳴門鳴門使余書男山
二字余始不知何由率然應之菟道寄諸釀主使
其擇而用之獨取余所書爲印後男山大售於江
戶矣菟道因鳴門饋一苞桶爲潤筆余東諸友取
數十日醉諸酤戶傳聞之以余書爲吉兆來乞者
接踵余盡辭之

書賈菊宗父子共善置奇書僻帙不知其安取一富
漢學作文問之於平澤元愷

字悌侯初姓山內名震稱左門後住江戶

稱茂助後改五助元愷曰作文取喻為要有喻林者宜買而讀之富漢多方覓之不得菊宗聞之不日持喻林來其價連城

菊宗嘗持文衡山真跡七律十首詣一友人友人色飛而以其直太高不肯取宗亦不減一錢持去二三年友人猶眷戀不厝伴人問其書尚在否曰尚在遂出原價買之宗徐收其金哂曰非君癡想誰購之者人皆疾其黠然亦有他賈所不為貧生如余借觀不慳得廣見聞亨賜多矣後宗患腫不起余賦詩吊之云鄴架惠車誰置春春風看過許相

親如何閱市王家子已失燃藜天祿神幾處巧賺
惠爾黠三年久借識吾貧浪華城裡多書戶不引
空囊蝨食人

菊宗持承清館印譜來售著者明張灝字夷令岡羅
一代名手變化百出一快書也子琴君章皆欲得
之士德不論價收之世肅嘗得蘇氏印畧為拱壁
士德亦藏一部

世肅藏蘇氏印畧二卷原高芙蓉
名彪字孺皮號芙蓉以近藤齋宮行
住京師後仕水戶支封某侯物芙蓉篆法一洗世習一以蘇氏
為範也

曾谷仲介之唯字畏聖京人學篆刻於孺皮人稱曰芙蓉影子

虛舟善刻細字嘗以方寸石刻獨樂園記未署年月日姓名印記皆具後又刻後赤壁賦亦方寸印可稱絕伎然世無觀之之目也

虛舟又摹蘭亭帖一面各豎一寸六七分橫七八分其字畫疎密肥瘦宛然惟肖前有米芾印後有緝熙殿寶記古今多縮本未曾有如斯刻之縮之又縮也

眉公

姓赤松名胤以善醫書詩皆巧篆刻與芙蓉子水野尾正珉行

琴駢美而人莫之知也貧甚後徙南都而死赤松子方每誚其懶慢不能為生一日會志尹宅子方曰吾子不見虛舟乎以其刻使母坐食吾子之刻即不及虛舟而益少自奮焉眉公素簡默至聞此語則徐曰以僕之刻比虛舟輩乎子方顧問志尹如何志尹曰唯千秋亦以為勝虛舟子方愕然已而曰苟然吾益不得不讓誚也伎足以潤其身矣而狼狽至此眉公嘿然不復言子方愛眉公如親眷然

隱岐子遠實行之士其事義母有人所不及者余相

知數年因諭以過行不率之義子遠釋然益致歡洽甚德余也

子遠為大阪府騎士騎士威權甚著余嘗與志尹遊伏見桃山子遠聞之請從吾二人飄然上船船抵京橋子遠旅裝煇于水汜舟師見之畏敬尤甚子遠還僕從而上船篷底晤語翌朝抵伏見登桃山遊觀竟日子遠事吾二人如奴隸然歸後來謝云疇昔之遊小子曠歲樂事也蓋子遠為其權勢所拘僅離大坂始暢其志也

中井氏常造一棺以給同社死喪者以其直復造焉常備無闕篠田氏亦有此備二家敦厚之風就此可見

中井毳菴名誠之字叔貴稱忠藏竹山父墓在誓願寺攻石府下無雙

五井蘭洲名純禎字子祥稱藤九郎墓在實相寺竹山為銘少壯之作文辭尤巧彫鏤亦精而石質不良一面剝泐數字已泯故墓碣擇石為先擇工次之

崧岳遺命不立碑碣夫妻合葬栽梅二株為標

西村孟清沒崧岳以知舊故為經紀葬事以銅板記其姓名行事置于棺上

北山壽安前輩名醫墓在太平寺以石造不動佛像高丈餘以代墓不復記姓名其裔正藏自號七僧居士爲過書舩吏以好事知名與芙蓉大雅諸名流交遊人知有七僧之稱而不知有正藏之名也多藏古墨帖余時借覽多所取正嘗往江戶及見南郭諸人善語先輩之事太宰德夫自號駿臺室先生亦住駿臺人以駿臺呼之太宰因後改春臺云楨夫曰七僧所藏物物說其來由使人厭聽若小本唐詩選乃謂是吾到江戶時購之袖以訪南郭者得不珍乎每品夸說皆此類也

坊間墨帖往往有七僧居士圖書記印友人意其貧困粥之以詰居士居士曰是皆近日書賈來售者余必印之有余印記其價有加友人失笑

七僧與楨夫皆年老親狎相戲七僧目楨夫爲君子曰其人斷腥家無妻妾能忍人欲如此非君子而何

七僧宅在田叢橋北畔招余觀天神會美濃後藤定六以夙惠見稱時寓楨夫楨夫托余携去全觀余性不喜雜選寓浪華已七年觀天神會是日爲始七僧謂余曰都下神佛之會香火奔波君子必往

若今日早僦單艇且擇篙手解事者在遊舸往來之間隨便上下游觀極樂每歲為常所以不來於

此後聞栗翁說云東厓亦有此癖

楨夫戲著管會金湯蓋擬陳眉公書畫金湯也

世肅好事著名雅多藝能凡書畫篆刻及諸機巧莫不涂指人最推其畫及物產之學余則欽其讀書善得要領凡舶來異籍其新舊同異增損出入之類歷歷暗記隨問響應

世肅堂號蒹葭其扁字堂記寄題詩請諸四方為數十卷客至出視使臥厭勸今不知何在

世肅對客妻妾不去其側皆解事者書帙器玩願指取辨其遊長崎亦携妻妾

世肅數修其居宅益狹隘世肅常言文徵明停雲館名著客來問何在徵明云吾館自圖書上來是可倣也因嘗作蒹葭堂圖規模宏濶皆屬假設

世肅藏顯微鏡油屋某集工人摹造之精妙倍原製履軒不猥出聞是事乃携虛舟詣油屋觀之為作之記油屋容貌動作彷彿世肅人目稱狗蒹葭蓋如馬蓼野葡萄之謂也履軒記亦佳文也

浪華俗崇茶儀居宅之制莫不由此庭砌樹石故意

爲野趣養苔滿地谷松某家庭砌之間薜蘿蔓衍
不見寸地其母愛之旦夕撫養云其上墻壁則有
之引而布地唯吾家爲然

士德浴城崎溫泉余與楨夫追往楨夫先歸余與士
德歷觀天橋諸勝在天橋樹下獲一拳石高三寸
餘橫四寸許袖之上轎摩挲愛玩諸杠夫小憩相
與私語今日吾轎差重意從者私載道費一二百
錢也余意謂杠夫之肩如權衡然不可罔也

嘗爲士德舍卿

東章稱左介

所拉偕遊高野山往反數日

值雨數數山行之艱今猶不忘還入界府憩于趙

翁枸杞園而歸尚患脚痛累日凡與士德同遊未
有如此行困頓者作五古數首倣朱子山北紀行
嵌注地名月日今亡其稿詩不足惜也使其在亦
一卧遊具耳

浪華津村道場曰北御堂本願法主之來也其徒極
力承奉嘗更造其舍扁額榜聯及障壁繪畫皆以
府下人爲之亦其徒所營也於是乞余書其堂扁
辭之紹介者曰予且往觀焉余從之廣大輪奐良
眩人目然竟不書北海聞之笑曰辭之無往觀焉
已既往觀焉寧可辭乎

某歲秋聞家君罹病即日治裝歸省時金春氏東來張散樂於難波是日演道成寺所謂一代能也傾都麇集士德亦以夙好往觀忽聞余行不畢觀而來別其交誼如此

趙翁豪宕亦感士德交誼一日翁有急借金士德士德惠然倍其數而應之翁曰人之許借或減其數猶有德色士德則倍之

某歲舉一男子余思家君晚暮抱孫之歡不容緩也乃治裝挈妻孥而西士德來別曰路資有乏吾當相濟余辭曰既具矣士德訣去頃之僮僕齎小包

袱來發之磁杯一而已曰以爲膝下之獻無復一語其真率多此類也

士德家有二巨艦時屬八月請余與醫人松井立專賞月其柁樓午後乘小舸而下到安治川梯而上艦又上柁樓樓上容二十餘席潮應月出柁樓益高堤上之家亦在目下余作一歌有森家千石遮洋舟繫在浪華第一洲句全詩不記

鳴門要余與子琴泛舟鮎渠納涼子琴曰吾三人行當老矣鳴門老健必躋八十則僕七十而千秋可六十鳴門八十不足奇也僕欲觀千秋六十當如

何也相與一笑而子琴未五十而沒鳴門尋逝亦未七十余今過六十矣玉碎瓦全能無慨然

余初無家累歲除少事而門生知舊所遺酒甕頗豐例招子琴酣暢錢歲子琴曰終日為窮鬼所訶責此會可以一洗焉吟酌每至天明後竹山亦携永

介

早野辨之
字士譽

輩來會及有妻兒猶不廢此例

余與竹山履軒遊京過飲中村兩峯

有則字君夷稱
長二郎中井氏

士門下有一塾生侍酒膳履軒出令唐詩云田禽出

麥飛又驚蟬出樹飛請倣之以出飛為令主客競發愈出愈新流麗奇崛無所不有最後余戲云僕

有一妙句恐諸君絕倒塾生注酒滿盞余云蝙蝠出村飛滿坐哄堂塾生憮然徐云咄咄逼人主客益蹶然履軒為余指塾生曰渠播人也嘗寓吾家有客必張兩袖伺視因目稱蝙蝠兄今詠之故云余始知有觸叩頭謝主客益興發引滿不已

高莊二郎流蕩落魄傭書為生戲草源語梯及入江

昌喜

稱半
二郎

著述皆係高生書初書法俗陋余家藏

渡邊素平書一軸借與摸之書法一變常稱余德高生放誕動造無根說話甚則筆之稍傳播世間人或就質之生笑不與理更出一語悅人余亦數見

騙後覺之語人曰高生之造說話猶人之見客供茶果耳衆以為信然生身服垢弊家無妻妾善事老父母承其歡心

小石元俊善醫大售老母沒後撤家移京因請暫寓余塾讀通鑑綱目蓋欲詳六朝也時就余質問味爽必起拂拭几案正坐讀書琅琅夜初更後必就寢是為脩養云然見余飲食起卧有常課以為不能及

岡本尚卿亦論修養與元俊兄弟交皆質行之士也為余切脉按腹稱修養有素曰宜矣其日夕教授

子弟不勑永夜看書不眠也余曰是非用力修養也吾離親遠遊常以不使親聞吾有微恙為志爾

筑前龜井道載

名魯號南溟

有事于京過大坂寓元俊以

其故交也携森某二人鬢髮不收蓬蓬然道載無刀森佩一刀言貌疎宕上京竣事又寓元俊將上船而歸森出遊不在小石塾生日日來森君數謂茲地樂土不欲歸鄉或恐為留止之計也道載曰否腰纏托在渠手渠欲留必返腰纏而後為其計夜果歸來與俱上船

道載弟僧宗曄

曇榮號幻菴

在京師大德寺罹病來寓元

俊求治時時過余晤語移時擘善書善詩

獨嘯菴墓在藏鷺菴題額宗擘書

三宅春樓

正誼字稱才二郎

以父碩菴遺草裝爲一行李起

卧自隨備水火也一日留讚人宴飲文房諸器移諸南窓下其夜亡之竹山輩極力搜索竟亡所得蓋偷兒常伺以爲寶貨也藏弄周密反啓盜心亦可戒也

春樓以其叔父觀瀾所著中興鑒言手書上梓楷法可觀亦父遺命云春樓竹山成一社書法皆自碩菴來

吾塾生一夜自外歸報上町失火時志尹居上町余拉二三塾生走救之至則其火甚遠志尹孤坐在燈下攤書乃先遣還塾生與論中庸首章章圖夜半喫茶而歸

古賀淳風佐賀藩人遊京師初從福小車後入西依成齋之門最後寓大坂志尹妹婿福田某爲僦屋僑居使與志尹近亦爲志尹謀也余亦屢往討論疑義剪燈或到天明

淳風患脚疾弟子金丸東作亦肥前人爲之看護憂苦不安寢食淳風覺之或佯怒以安其意東作猶

不能措時就余與志尹謀醫治之方不使淳風知之也曰吾所以云云為師為國為學也即代死亦所不辭其悃悞如斯亦可見淳風為人

履軒與人語及民間孝子順孫事狀動容稱贊如癡如愚不似平生豪邁竹山亦然而履軒為甚淳風每感之

上野人高山正之

字仲繩稱彦九郎

來寓河伯潛家與吾輩

游好稱述好人行實籍籍不已且曰履軒兄弟極口稱人之順良其人可重又有不必稱揚之者其人有識亦可重也吾與四方名士會每有所驗焉

友人門生每送余歸省至於郭外一歲子琴專介

并藤

元知至大仁村麥飯亭而別曰歸日如可期當復迎于此余曰以吾常例則大率為某日乃別已而東還沿途知舊要遮者隨宜辭去抵明石乃念略可踐約抵尼崎巽渡津法盡日而輟余追暮呼而渡之入大仁則夜矣過麥飯亭訪問果有數客即子琴專介及二三塾生也驚而相賀子琴勸其所齎酒送返僑居亦一快事

歸省往及歷訪知舊一宵之話瀝瀉肝膈亦自可樂又持陳諸膝下資其承歡焉若岡元齡兄弟西山

士雅吉田孔夷或一過之若管禮卿往反必過之以其家在官道也但士雅留余尤甚以余匆忙目為流民余則往反有期不得緩一日士雅乃從容率其門生送余數里別後就其近地遊覽山水留連數日或經旬餘云

士雅住備中鴨方村鄉先生也徒弟歲進其堂扁至樂居塾曰欽塾徒弟之於余輩執禮甚嚴其教法使然而士雅諧謔深夜談笑旁若無人徒弟侍側唯謹

一歲宿禮卿宅鄉人門生就余索書者頗多里正江

原某持帛一匹來手裂之長短隨求須臾盡之爾後人曰江原曰裂帛里正余每過管氏輒來侍杯勺轟飲善談亦快男子也為禮卿從妹夫

三原宇都宮士龍聞余歸省在鄉拏舟招余至則共登妙正寺命其僚佐逼余索詩士龍嘗索寄題于四方既成數卷而獨欠余作故爾河伯潛嘗登覽有作余又詩成士龍覽之欣然曰諸作舉冥搜之言耳今得子與伯潛而實其景物何幸如之士龍處事重厚無比又解事且多風趣

吉田孔夷

名敬之稱
喜平次

之鄉曰御田去浪華西七八里

造酒三万石余歸省往反宿其家嘗有詩云將吾
鯁鼠腹飲君万石酒凡詩人語及酒動稱千斛万
斛如孔夷家乃為稱其實耳伊丹池田及御田近
村沿海之地與孔夷抗者不少云孔夷多能善書
又通醫治多蓄書籍留客借觀

余之在津也有二壯遊皆從家君也其一望嶽也余
嘗知家君有是志久矣庚寅之歲乃決策使弟千
齡西歸迎至乃奉而東快觀麿斑遂觀江戶又詣
日光松島歸路出出羽觀象瀉由越後取岐蘓路
而歸于浪華家君猶有意於京又東上京留六旬

餘是在新鞞坊時事其二觀花也戊戌之歲復催
家君曰芳野之遊豈無意乎千齡在鄉從吏贊成
復奉而來為三月十又九日嘗慮芳野花期易失
周爰諮詢結伴理裝亦已粗定越廿又一日發大
坂同行者江田楨夫為首余兄弟及小山仲鷗稱
作兵衛雨森太卿稱政安田駿仲迪稱宇都宮清藏
輩二十餘人宿當麻翌傳芳野則花開十分矣余
以獲天幸歡抃不自勝其翌歷觀諸勝千齡有記
是在江戶港時事

天王寺太子堂後有櫻一樹與芳野同候吾芳野之

行雨森良璟

政太
郎父

豫爲余言此以爲消息果不差

矣

楨夫此行亦携一行囊納書二三冊時出翻閱曰諸君以爲殺風景是不然也留憩之間無此則無聊是亦一遊具也其書則和歌和文之策及宋版隋書禮儀志往年但馬之行亦然楨夫實書淫也宜其博綜無比

家君至自芳野又携千齡上京與小澤翁周旋樂甚召余同觀葵祀余唯而起又携門生二三輩往觀其明又奉家君遊琵琶湖登石山寺歸憩茶肆雨

遂宿命買湖魚湖蜆酌酒待晴又與家君謀請平紀宗以詩代東紀宗乘舟而來途會雨歇度余必已起行留棹石塲以俟乃俱與尋辛崎孤松欲就宿焉有禁又抵山王祠前宿焉其明欲之堅田紀宗以無勝趣止之因歷山王三井高觀音復過紀宗幽暢園而歸京既夜矣是遊亦不可忘者

余之於燕爾竹山自爲水人以崇岳翁齒德且有家

君之托也時爲十一月余冬日不爐已久子原

并今

重憲稱
佐兵衛

爲家人送一爐於此始有爐有女僕是時

竹山作合鬻頌都下傳誦子原與余鄰近嗜詩與

子琴善亦密交也

新迎翌年家君携千齡來話及往時京遊之事余揣其意留千齡看塾夫妻奉家君上京館定直訪小澤翁翁亦欣迎余時齋小行厨翁取而啓之以相獻酬家君師事翁翁則朋友待之翁先曲肱而卧相得甚驩

翁供菹菜所謂加茂酸菹又供筍醃醃產也皆可珍翁時病鼻曰久矣吾之鼷也人皆知口之知味而不知鼻之知味也今吾不唯鼷於諸香臭之物他食物亦如嚼蠟然

翁酒間詠歌賜吾妻且諭句句有來由口誦古歌爲典故凡數十首余因謂吾黨之於詩亦當然而不能半於翁矣

家君遊京數回能記四郊景勝意永觀堂藤花當開命杠夫赴之果盛開矣乃令吾妻操杖與花相較花長尺餘

余解褐後復抵浪華將取妻孥而西過趙翁枸杞園翁年七十有近作五絕二十首有客輒書扇遺之余亦得一扇其詩簡率可愛過片翁翁呼酒留酌引筆硯草文數百言如蠶抽絲乃送余序也曰腹

稿未熟而見子始下筆以相質耳約其淨寫未果而翁沒爲余終身之憾今所藏酒間稿本也

又過士德士德出白紙素縑之表裝者長短數軸索余揮洒所索余舊詩士德朗朗上口案頭黃帙風吹散不是人間可解書題城東村寺也野竹三竿石三尺高標見得主人心過東合卿宅詩也新綠樹陰多鳥語晴簷案上讀唐詩同宿天心居詩也其他數首皆其同遊所得士德惜余睽離別後覽以自慰云余亦索士德書其舊詩士德固辭強請乃書白詩二三幅貽余

數處餞席詩文哀成二冊時自展玩亦以自慰猶士德之意也子琴長律結末有自茲浪華浦雲樹日長吁句因名浦雲編

父執春水先生釋褐其藩既三十年矣追念往事錄爲二卷投示於弼弼受讀卒業其事皆先生曾在此地所與諸子相徵逐娛遊而弼常日所耳於家君也其文雋拔澹雅一時風人騷士之盛可以想見焉浪華之俗今異於古有學者飾於邊幅有財者務於薰灼溫藉真率之風蔑如弼生也晚不能逮寶曆明和間而觀其盛也

然其巍然於今東有精里先生西有先生書郵
相次絡繹如織家君雖老矣尚能孜孜訓誘不
倦溺不肖奉以從事其或免乎爲今浪華之人
邪今浪華之人亦有觀此冊以興起則其庶幾
乎爲古浪華之俗耳乃別寫一本且題其後以
示同志浪華篠弼謹識

春水遺稿別錄卷二終

